

恩怨情天

「台湾」陈青云 著

中

陈青云作品集

恩怨情天

陈青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247.5/C65/2

I247.5
C65
2

恩泉情天

东南大学
图书馆藏

陳青雲

海拉尔图书馆
文艺部印章

陈青云作品集

(台湾) 陈青云 著


ZL154262

4249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陈青云作品集
恩怨情天

著 者 陈青云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7 印张

字 数 68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506-506-3/I·188

定 价 35.80 元 (全三册)

陈青云武侠作品集（中）

恩怨情天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第十二章 群英酒楼

绮室向院的一扇窗子此时正洞开着，一道白光由室内射出，较之地上点点月光更亮。

室内，明珠高悬，玉几上仲孙双成与路雁两位姑娘正端坐对弈。

二人似全神贯注在棋局中，对室外的遍地奇景也似视若未睹，恍然不觉。

蓦地，由林顶空际响起一阵极其轻微的衣袂飘风声，从室顶上空疾掠而过。

仲孙双成与路雁俱有一身罕世功力，此刻虽全神贯注在弈局中，但耳目仍是灵敏异常。

如此深夜，何来夜行人？二人方自微愕间，又听树叶一阵轻响。

倏地，室外响起一声清叱道：“何人大胆，敢夜闯碧园！”

紧接着，室外又响起一个苍劲的声音道：“是兰姑娘么？烦请通报姑娘，就说魏忠有机密要事，深夜求见！”

路雁神情一紧，双眉微蹙，未等室外春兰答话，便自扬声道：“春兰，告诉他在院中候着，我这就出来！”

随即，又向仲孙双成歉然一笑道：“姐姐请稍候，小妹去去就来！”

说完，站起娇躯，匆匆忙忙地掀帘而去。

这一连串的变化，顿使仲孙双成诧异万分，一时为好奇心所驱使，她不由抬起上半身由洞开的窗子中，向外窥去。

藉着地上的点点月光，她隐约地可以看到穿着一身雪白长裙

的路雁对面，站着个穿黑衣劲装的老者，由于院中光线太暗，无法窥及老者的面貌，但是她可以看出这老者举止，言谈之中对路雁执礼甚为恭谨，也因为他们有意将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使她无法听到半句内容。

路雁的身旁分站着春兰、秋菊二婢。

老者的身边却一字排列着四个抱刀黑衣大汉。

这情形落在仲孙双成眼内，使她原本就感诧异的一颗心，顿又升起一片疑云。

但是这片疑云甫才升起，瞬间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她突然想起路雁曾对自己说过：她的恩师兼义母是位前辈异人，昔年嫉恶如仇的作风结下了为数不少的旧仇，又因为数年前受到某种打击，性情变得怪癖异常，却又惹下了不少新恨；在这种情形下，她自己不得不联络一些昔年曾受恩师恩泽的武林豪杰来暗中保护恩师，虽然她恩师武功盖代，技绝天人，根本未把这些仇家放在眼内，也一再反对她这么做，但是她为了对这位恩师兼义母一份孝心，到底是暗地里做了，这种孝心实在令人佩服。

眼前这位老者必然就是路雁联络的许多武林豪杰中的一位，可能是得悉仇家的新动向，前来报信儿来的，这是属于人家的机密大事，何况人家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些日来无论哪一方面无不对自己掏心相待，就自己的观察，路雁也确是一位文武双绝的奇女子，好姑娘，自己怎能对人家有所怀疑呢？

付至此，歉疚之念油然而生，她陡感面上一热，暗道一声：惭愧！

忙不迭地收回目光转注在奔局上，遂再也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一心一意地研究起奔局来，瞬间，她却又为路雁精湛的棋艺迷住了，而不知不觉陷入深思中……

不知过了多久——

“姐姐！”

仲孙双成倏地一惊，抬起螭首一看。

路雁已不知何时进入室中，面带重忧伫立自己身边，妙目中轻射爱怜柔光注定自己，樱口半张，欲言又止。

仲孙双成情知有异，但她不知到底发生何事，黛眉微蹙地诧异道：“妹妹，适才发生何事？你是怎么啦？”

此言一出，路雁似更感为难，娇靥上忧意更浓，原本轻蹙的双眉也自深深锁起，又是樱口数张，欲言又止。

仲孙双成心中一动，反而泰然地道：“妹妹心中之事，若不便出口，不说也罢！”

路雁螭首微摇，默然不语。

沉吟片刻，面色一决，突然问道：“姐姐，柳寒烟的为人如何？”

仲孙双成怔了一怔，不假思索地脱口道：“顶天立地；义薄云天！”

话声甫落，猛觉她这句话问得突如其来，有些奇怪，心中一震，诧异问道：“妹妹问这个作甚？”

路雁似甚吃力地缓声道：“他出事啦！”

“妹妹说什么？”仲孙双成好似未听清楚。

“他出事啦！”

这回听清楚了。

“轰”地一声，仲孙双成恍觉头顶响起一声震天霹雷，脑中一昏，心中狂震，娇靥上神情大变，娇躯一闪，紧紧抓住路雁一双粉臂，颤声问道：“他怎么啦？难道他……”

“他”字甫出，路雁唯恐急坏了她，忙强笑接道：“姐姐先别这么着急，这件事不如姐姐所想那么坏，柳含烟无恙，倒是武林各派高手与临潼县内未出嫁的姑娘死了不少！”

仲孙双成一听心上人无恙，心中顿时一宽，惊魂甫定听完路

雁最后一句话，倏又大惑不解地诧声问道：“姐姐不懂你这话的意思，难道此事与他有关？”

路雁道：“岂止有关！”

仲孙双成心上突然掠过一片阴影，颤声道：“妹妹可否说得详细一点。”

路雁回答略一沉吟道：“适才魏忠来报，在这短短的六天中，临潼县内惨案迭起，十余位未出阁的姑娘均被夺去清白，悉数杀死，贼子行凶后在粉墙上沾血书写柳含烟三字……”

仲孙双成不等她把话说完，便脱口狂呼道：“不会的！不会的！这种卑鄙下流之事，断不是他所为！”

路雁冷静地道：“姐姐先别过于激动，且请听小妹说完，小妹也不信此事是他所为！”

一顿又道：“因为此贼功力罕世，顿使临潼县内官府束手，此贼也愈形猖獗，同时全陕西境内，各派高手在三天内连被一自称柳含烟的白衣书生击毙不下十名，手法不一，死状极惨，此两件事已引起各门派震怒，连日来征骑四出，誓必缉到这自称柳含烟的白衣书生！”

仲孙双成静静听完她一番话，心情已不似先前那样激动，反甚安详泰然地道：“这两件事姐姐敢以性命担保，绝不是柳含烟所为！”

路雁不料仲孙双成会如此安详，略一迟疑，问道：“姐姐如此信得过他？”

话一出口，便猛觉失言。

果然，仲孙双成面色微变，语气稍稍不悦地道：“柳含烟文武双绝，顶天立地，义薄云天，誉为盖代奇男绝不为过，前事他不耻为，后事他不屑为，你我相处虽短，姐姐为人当应深知，为恶人掩过，岂是我仲孙双成所为？故而敢以性命担保，难道妹妹信不过我？”

一番话说得正气凛然，听得路雁暗为心折，惊然动容。

这也是路雁曾有恩于她，同时二人感情已亲逾手足，若换个别人，仲孙双成怕不立即翻脸才怪！

路雁也是巾帼奇女，深知错在自己，闻言不但不为忤，反而陪笑说道：“姐姐请不要生气，小妹知过也！”

微顿面色一肃又道：“小妹也不信此事是他所为，但是后者为魏忠亲眼所睹，他本人也是侥幸脱险逃归，同时此事不久将传遍江湖，届时众口铄金，柳相公功力再高，难敌公愤，在独自一身与百口莫辩的情形下，小妹不得不为姐姐担忧！”

此言一出，仲孙双成顿感歉疚之余，焦虑惊骇之情也倏然生起，一时间急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怔了半晌，突然向路雁道：“妹妹，那魏忠可还在此？”

路雁微点螭首，道：“还在；姐姐是否要见见他？”

仲孙双成点头道：“姐姐正是此意，不知可蒙妹妹见允？”

路雁略一沉吟，毅然说道：“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姐姐请稍候！”

随即扭转娇躯，向窗外扬声喝道：“春兰，传逾魏忠，立刻前来见我！”

只听春兰在院中应声呼道：“姑娘有谕，魏忠立刻参见！”

“属下遵谕！”苍劲之声又起。

随即，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至门外倏然停下。

春兰在帘外恭声道：“禀姑娘，魏忠传到！”

路雁轻喝一声：“进来！”

春兰领着一个身躯高大，精神突变的威猛黑衣老者应声掀帘而入。

黑衣老者一进绮室，闪动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一扫室内，恭身疾步上前向路雁微曲一膝为礼，然后站起身形向后退了二三步，躬身恭声道：“不知姑娘传属下来，有何吩咐？”

路雁尚未答话，仲孙双成眉微蹙轻轻地望了她一眼。

路雁会意，微微一笑道：“今夕不同往日，一切俗礼暂且免去，把头抬起来吧！”

黑衣老者一声：“属下遵命！”依言将身子站直。

路雁面色突然一沉，冷冰冰地道：“这位姑娘是我结拜姐姐，稍时大姑娘有话问你，不得过分渲染，亦不得轻漏一字，记住啦！”

黑衣老者身躯猛地一颤；忙恭声答道：“属下记下了！”

路雁冷若冰霜的娇靥上浮起一丝微笑，点了一点头，转向仲孙双成笑道：“姐姐，有话请问罢！”

仲孙双成心中虽对路雁对黑衣老者的态度有些诧异，但此时已无暇思忖，螭首微颌；向黑衣老者柔声道：“陕西境内十余名各派高手惨遭击毙一事；可是魏师傅亲眼所见？”

黑衣老者恭声答道：“不敢，此事正是魏忠亲眼所睹，而且魏忠是唯一侥幸在凶手掌下逃生者。”

“怎见得凶手是柳含烟？”

“凶手行凶以前曾道：‘柳含烟倒要看看你们这些欺世盗名之辈有甚能耐。’并且扬言在半年以内，要使各派掌门在他掌下个个授首。”

仲孙双成微“哦！”一声，暗付道：听口气倒像是他，如依他一身功力来说，这件事倒不是难事！

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问道：“凶手的武功、长像如何？”

魏忠精神矍铄的老脸上一红，嗫嚅地道：“十招不到，各派高手个个在他一双肉掌下丧生，手法不一，死状极惨，魏忠眼拙瞧不出他的招式路数，至于长像，仅可看出他是个甘上下的年轻白衣书生，因他面蒙黑纱，无法窥及面貌，不过，就他一身服饰及潇洒的举止，可以猜想他是个颇为英俊的人。”

如此一来，这凶手除了面貌无法窥知以外，其余无论服饰、

武功、身材、举止、口气竟无一不与柳含烟相仿，这件事如果真是他所为，那么前者他也脱不了关连。

仲孙双成一颗芳心慑怙顿生，渐渐下沉，显然地，她此刻对柳含烟的信念已逐渐微生动摇。

虽然她心中暗自狂呼不是他！绝不会是他！但是摆在她面前的冷酷事实，却又不得不使她对自己的想法重新估计。

她此刻暗地里可以说是已芳心片碎，伤心欲绝！但是她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狂涛，不使上露，双眉一挑，强笑道：“魏师傅，有劳你啦！”

转向路雁又道：“妹妹，我问完啦，请魏师傅回房休息去吧！”

路雁螭首微点，一挥手，春兰领着魏忠躬身退出。

路雁目送二人去后，扭转螭首关切地急道：“姐姐是不是他？”

仲孙双成神情黯然，沉黑片刻，略现苍白的面庞上掠起一片幽怨，轻喟一声，道：“姐姐此时方寸已乱，况且兹事体大，不敢贸然出口……”

话至此，突然面上现出一片坚绝之色，毅然又首：“姐姐有个不情之请，请妹妹即刻陪愚姐到外面走一趟，一察此事真的，如果此事果真是他所为，姐姐要亲手将此万恶之人除去，以免他继续害人！然后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爱之深，责之切，她此时根本未考虑到她那一身功力与柳含烟比起来相差天壤，何异以卵击石。

但是她此刻理智已为一腔悲愤所掩，早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路雁虽然心中也极为仲孙双成痛惜，但是到底是事不关己，心中并不如仲孙双成那般紊乱，仍能保持一份冷静。

沉吟半晌，道：“小妹本就说过要陪姐姐走一趟江湖，现在

不幸发生这桩事，小妹理为武林中人更是义不容辞，但是……如果万一不是他呢？”

仲孙双成幽幽一叹道：“姐姐也曾做如是想，但是事实横在眼前，又是魏师傅亲眼所睹，却又使人不得不信！”

“如此说来，姐姐也认定是他啦？”

仲孙双成黯然地道：“姐姐心中只存万分之一的希望，唉！妹妹别说啦！姐姐心中乱极啦！收拾收拾，我们去罢！”

路雁未想到她竟是这么心急，颇感意外地，愕然问道：“姐姐之意，是要连夜下山？”

仲孙双成妙目中异采一现即隐，双眉一挑，默默地点了点头。

路雁略一沉思，便也猛一点螭首，黛眉双挑，道：“好！”

这天，天刚拂晓，晨曦由天边一片鱼肚色的层云中透射而出。

为这临潼县青石砌成的高大城墙，沫上了一层金黄。

两扇铁铸巨大城门也在晨曦中，响起了“隆”“隆”之声，缓缓向内打开。

瞬间，宽大的城门中进进出出的行人已有如穿梭般络绎不绝。

在城门右边的城墙下，仁立着两三个人指着城墙上张贴着的一张白纸，指手划脚交头接耳，各人的面上神情显得异常沉重而神秘。

这种情形，立即吸引了来往的行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接二连三地纷纷拥了过来。

不到片刻，原来只有两三个人的白纸下已围满了一大堆行人，在那里指手划脚的议论纷纷。

片刻之后，有些行人面上流露着一股悲愤，不住摇头叹息地走了！

这样来来去去，一批又一批，转瞬间已有不下上千人到过此处，但是那张白纸上却仍是围着一大堆人。

这时，由官道远方飘然走来了两个一青一白两色儒服的年轻书生。

这两个年轻书生俱是人如玉树临风，一般地神仪晶莹，俊美绝伦。

这两个年轻书生人是长得美极，只异惜那两张白里透红的嫩脸儿上隐隐地透着一般妩媚，显得有点儿脂粉气而缺少丈夫气概。

两个俊美书生走在左边的那个着白衣的，年纪似乎看上去要比右边的那个穿青衣的要大上一点儿，身形也较右边的那个为高。他面色深沉，埋头赶路。

右边那个年纪较小的青衣书生面色虽不如白衣书生那么深沉，但却不时以关切的目光深注白衣书生一眼，然后摇摇头轻叹一声。

正行走着，青衣书生顾盼之间，远远的已看见城墙下正围着一大堆人在那儿指手划脚的谈论着。

他心知有异，倏然驻足，伸手一拉走在左边的那个白衣书生。

白衣书生正满腹心事，埋首行走间吃他这一拉，也自倏然止步，偏过头来神色愕然地看着青衣书生。

青衣书生一诣城墙下那堆人，道：“快看！”声音尖尖地。

白衣书生不解地顺着他手指方向看了一眼，怔了一怔，然后扭过头来向他射出两道探询的目光。

青衣书生双眉微轩，小嘴向前一努。

白衣书生会意，将头微微一点，伸手拉着青衣书生向着城墙下围着的一堆人疾奔过去。

怪！这两个看起来手无缚鸡的文弱书生跑起来可真快，转瞬

间已离城门不到十丈。

青衣书生忽地心中一动，忙将被白衣书生拉着的那只左手暗暗一顿，身形也跟着退。

白衣书生心中一惊，随即会过意来，也忙将身形一顿，缓下脚步。

二人又是如先前一般，不徐不疾地向那堆人丛走去。

才走近这堆人丛，恰好迎面由这堆人丛里走出一个白发皤皤满面悲愤的佝偻老人擦着两人身边走过，一面摇头，一面口中喃喃自语道：“年轻的不学好，净往坏处走，世界变啦！连读书人也干出这下流勾当，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孔老夫了地下有知将何以瞑目。”

二人齐感一愕，抬起头来向城墙上张贴着的那张白纸望去。

一看之下，二人齐感一震。穿白色儒服的哪位年长书生，本就深沉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如同一张白纸，难看得怕人，一个身形也自摇摇欲坠，慌得旁立青衣书生忙伸手扶持。

原来城墙上那张白纸，是临潼县衙张贴的缉拿人犯告示，令人触目惊心。

告示的大意是说：“连日来，本县境内发生了一连串的采花事件，由于采花大盗柳含烟深具一身高来高去的本领，神出鬼没，颇使衙内群捕束手，如有侦知该贼踪迹通风报信者，赏银二千两，击毙该贼经验尸无误者，赏银三千两，生擒活捉该贼者赏银五千两云云。”

赏额高昂，条文更是不论生死，可见这采花飞贼是如何使县衙扎手，如何的使境内百姓切齿痛恨。

半晌，年纪较轻青衣书生，轻叹一声，轻轻一拉白衣书生儒袖，示意他离去。

年长的白衣书生身躯泛起一阵轻颤，一双星眸中泪光隐现，深深地看了那张告示一眼，才转身随青衣书生步履蹒跚地走向城

中。

这两名神情奇突，状至神秘的书生走后不到盏茶工夫，沿着城墙却又飘然走来了一个书生装束的青年，这青年穿得也是一身雪白儒服，唯一不同的，就是这白衣书生头上却戴了一顶宽边大帽，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大帽帽沿压得低低的，除了隐约可以看到一张薄唇冷酷的嘴以外，几乎将整个一张脸完全遮住了。

他显然也未料到此处会围着这么一大堆人，怔了一怔之后，随即疾步向这边走来。

众人正指着城墙上那张告示在那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根本未留意左边走来个装束颇称怪异的书生。

这书生走至众人身后，略略地向城墙上一瞥，随即薄薄的唇边浮起一丝令人捉摸不定，难测个中含意的笑意。

半晌，他笑意一敛，倏又暴起一阵震天狂笑，笑声引得行人驻足，也惊醒了正在议论纷纷的众人。

齐齐回身一望之下，方才看清这阵狂笑是由他们身后一个装束不伦不类的年轻人口中发出，众人面上一齐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惊讶。

冷哼一声突然由长长的儒袖中伸出一只手掌，向着城墙上那张告示疾拍过去。

众人猛觉一阵狂飚由自己头顶掠过，紧接着城墙上暴起一声震天巨响，片片碎纸随着块块碎石凌空一阵激扬。

众人不由一阵大哗，机灵一点儿的一惊之后已弄清是怎么回事，惊呼一声：“飞贼！”吓得拔腿就跑。

其余众人，人耳一声“飞贼”瞬即会过意来，一时心胆欲裂，狂呼四起，无不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也顾不得高额赏金，刹那间跑得一千二净。

神态诡秘的白衣书生睹状又是仰天一阵得意狞笑，笑声中向

着来路飘然而去、

等到守城官兵闻讯赶来时，白衣书生早已鸿飞冥冥，走得无影无踪……

那一青一白两个年轻俊美书生走进临潼城后，青衣书生侧顾同伴低声道：“南大街群英酒楼龙蛇杂处，颇多武林人物，我们先到那儿坐坐去，说不定可听到一些蛛丝马迹，可好？”

白衣书生默默微一点头，表示认可。

这白衣书生真是怪得出奇，始终未听他发过一言。

青衣的俊美书生似是对这临潼城内道路甚为诸熟，领着他的同伴一拐一弯不到片刻便已步入南大街。

群英酒楼座落在南大街右侧东端，是一座颇为富丽壮观的两层楼建筑，两排飞槽斜斜伸向街心，一面巨匾上书“群英酒楼”的招牌即悬挂在两排飞檐之间。

临潼地处潼关与西安之间，为川陕道上一个颇为重要的城镇，群英酒楼乃是临潼县最大的一座酒楼，平日里商贾云集，八方豪杰更以此做为聚会之所，品流异常之杂。

当年建下这座酒楼的乃是武林中的一个二流角色，此人名唤铁算盘马宝武。

马鑫武在整个武林中虽属二流角色，但在川陕一带来说也颇有点名头，凭着掌中一只铁算盘及十二把柳叶飞刀，也曾挫败过不少英雄好汉。

数年前铁算盘马鑫武在川陕一带突然匿踪，有人认为他已在仇家手上遭了毒手，谁知不到半年，他又在川陕一带出现了！他不但是没死，而且还发了一笔大财，就在这临潼县内，一口气拿出几千两银子盖下了这座群英酒楼，有人问他公他只笑而不答，追得紧了，他只说自己曾无意中救了一个豪富的命，蒙他慷慨赠送了一批钱财，自己又厌倦了在刀口上过生活的江湖生涯，才决定盖下这座酒楼以度余生。

问的人虽然不信，但是也查不出他的钱财究竟从何而来，日子久了也就没人再过问了，但是这个闷葫芦却始终未被打开。

马金武自盖下这座酒楼后，竟一反常态，慷慨得与以前判若两人，无论有钱没钱，只要你登上这座群英酒楼，大家就是朋友，没钱没关系，吃完了仍是笑脸儿送你出门，半路上你更会在你包袱里发现为数不少的白花花的银子，铁算盘的大名，慢慢地就从这些人口中传扬出去了。

偶而有些过路宵小，地痞流氓存心来找岔儿，凭铁算盆那种身手，莫不轻易地被打发了，碰上黑道巨孽嫉妒马金鑫武，有心寻衅，怪得很，不出半月，这些黑道巨孽没有一个不是断肢折足地暴尸左近，铁算盘本人无此能耐，势必有人替他出头，在后替他撑腰，自此而后，无人再敢轻捻虎须，铁算盘名由是大噪，成为大西南一带响当当的人物，无人不知临潼城内有位铁算盘马大爷，群英酒楼招牌也由是更大，酒客也由是更多，生意更为兴隆。

虽然明知他背后有靠山，而且还是个武功极为厉害的高人，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靠山到底是谁，遂使这群英酒楼名响遐迩之余，更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两位年轻俊美的书生，一进酒楼，酒保们眼睛雪亮，就认定他二人必是过路的贵介公子，忙不迭地满面堆笑，躬身前迎，然后像捧凤凰般地迎上楼去。

楼上此时已坐满了八方酒客，两人一桌，三人一席，有的高声谈笑，有的交头接耳，气氛显得吵杂闹器异常。

二人一上楼，年岁较长的白衣书生便自双眉一蹙。

酒保们莫不善于察言观色，善解人意，忙机灵地陪笑道：“二位公子爷请随小的过来，这边有清静雅座！”

不等二人答话，便自向前带路。

白衣书生射过来两道探询目光凝注在同伴面上。